



夏征农

我说了些什么

(1928—199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夏征农
我说了些什么

(1928—1992)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封面装帧 戴逸如

我说了些什么

夏征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6 字数 586,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460-4/D·311

定价 20.15 元

我只是一个“杂家”——文化界打杂的

(代序)

××同志：

承你约我为你们主编的《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写稿。论年龄，我已经年近九十，够得上称作“老人”了，但如果称我是“文化老人”则感到有点名不符实。“文化老人”应该是终身从事文化事业、学有专长、成名成家的老人。我虽然从二十年代起，写过小说、写过文艺评论以及各种体裁的文章，但没有传世之作，不能算是“家”，因而也就不能称做“文化老人”。对此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在六十岁生日时，写过一首七言律诗——《六十述怀》：“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华年逝水嗟何及，万里征途敢再迟；深入工农求改造，勤攻马列辨瑕疵，韶光老去春如在，漫托东风寄所思。”这首诗，一开头就把我前半生的作为和追求交代清楚了；既是书生，又是战士，既搞政治，又搞文艺，这算什么“家”呢？况且我的志愿也不在一个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所以，平常有朋友称我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时，我总是婉言解释：“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杂家’——文化界打杂的，好比京剧舞台上打旗子、跑龙套的一样；不同的是，我不是为‘帝王将相’打旗子、跑龙套，而是为工农兵打旗子、跑龙套，为革命文化打旗子、跑龙套。”这是实情，毫无自谦或自吹之意。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是常用这句名言来警惕自己的。

我是共产党员，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

14·5786

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在文艺思想上，坚决主张文艺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总起来说，就是为政治服务。我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做的，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这从我在不同时期所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我认为：这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员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具有的品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其他文艺界、理论界的许多同志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四人帮”诬蔑我是“文艺黑线”的人物，是“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是“围剿鲁迅”的重犯，硬把我这个“打杂”的当成“名角”，以便置我于死地。从1966年6月起，我被游斗了两年，关押了五年，在“五七干校”“改造”了五年。我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不用说读书和写作的权利。但是，蕴藏在我心底的坚定信念却是剥夺不了的！我开始用诗的形式表达我的情思：坚信谎言终不能变成真理，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在这严峻的十二年中，我写了近百首古体诗词，这些诗词所表达的：只有愤怒，没有伤感；只有自信，没有失望；只有抗争，没有屈服……这些诗词不是用墨写在纸上的，而是用血浇在我的心底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把这些诗词送到书店，希望印成诗集，一位编辑看了后，批评这些诗是政治诗，不是文艺作品，不能出版。我承认，这些诗确是政治诗，是我从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所激发出来的心声。但我认为，政治诗也是诗，也是文艺作品，我之所以十分珍惜这些诗词，主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

1978年夏，我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不到一年又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作，1982年退居二线；1984年又被推荐到上海市文联工作，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你年龄大了，少管点事，好好保重身体”。但我自己却没有想到老，反而觉得精力更加充沛，一心想把被剥夺的十二年宝贵时间夺回来。我一方面尽力把自己所负责的

工作做好，一方面挤出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写文章，作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观点，反对思想文艺战线上搞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期间，我写了几十万字的政治理论性（包括文艺理论）的文章，写了一百多首诗词，同时，还从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老；或者说人老了，心没有老。我在八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律——《八十抒怀》：“行年八十不痴聋，岁月催人道未穷，历尽三灾成铁骨，尚留余勇正歪风，无知应更勤探索，有口仍当发聩蒙，检点一生聊自慰，毋骄毋谄少盲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自知知识有限，能力不足，成不了什么“家”，对党的事业也没有作出多大贡献。但我坚持学习，坚持真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的武器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歪风邪气进行斗争，尽到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今后，我还要坚持这样做：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服膺真理，排除杂念；为党为民，力求无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文化战士，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吗？

夏征农

1991年7月22日



自寿

夏征農

年逾米寿豈為奇一世沉浮有是非
昔日風雲成史話現時景色看春暉
老而未朽誠堪慰言必由衷信不違
家念排除心自得与妻朝夕論書詩

壬申一九九二年一月卅一日作
同年七月五日書

目 录

我只是一个“杂家”——文化界打杂的(代 序)	1
第一部分 学习与思考	1
《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运动》编后记	3
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党的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	11
关于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	16
关于“民主办社”的几个认识问题.....	21
谈报纸的改革.....	26
我国是怎样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	29
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 的体会.....	99
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	119
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体会	166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173
对《复旦学报》的几点希望	185
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188
社会主义与民主	200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	207
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前进	227
试论解放思想	232
民主、法制与四项基本原则	245
迎接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251

要民主办校	263
关于高等学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问题	268
解放思想与防止自由化	275
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282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	295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301
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305
千万不要忘记革命历史	316
论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	320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335
还是要讲民主	340
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347
《拿来主义》今析	351
论“全盘西化”	357
新老两代人的心应该是相通的	363
“让人民知道”与“让人民说话”	369
关于“厂长负责制”的我见	372
决不能放下思想批判的武器	376
我对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	384
第二部分 文艺与革命	395
所谓“民众剧”	397
为什么研究文学?	404
论通俗文的通俗	409
通俗文学讲话	412
文学可以当饭吃吗?	412
咬文嚼字并不是文学	416
什么是文学的要素?	419

题材与内容	424
文学的形式	427
文学作品中的个人成分	431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成分	433
关于体验生活	436
从旧戏中的脸谱说起	441
致“青年创作”的青年作家们	445
附茅盾给编辑的信	450
漫谈电影	455
所谓文学的“普遍性”是存在的吗?	459
批评和鉴赏的区别在哪里?	462
我对“国防文学”的一点浅见	464
我们从鲁迅先生那里学取些什么?	467
我们是怎样编导《甲申记》的?	472
在胜利前面使我想起了《甲申记》	475
新文艺理论的建设者——鲁迅	480
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与文艺工作者	495
也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523
关于社会主义戏剧的创作问题	527
在京剧革命化的道路上应该经常注意的几个问题	571
关于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	583
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	596
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604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团结前进	613
为什么要重印《鲁迅研究》	621
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627
我的文学观	651
创作：生活、世界观	661

一要研究、继承，二要改革、发展……	658
当前文艺作家的历史使命	668
中国古体诗词会消亡吗？	672
致《上海鲁迅研究》编辑部的一封信	676
发扬“左联”革命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678
附录	687
夏征农谈他的文艺生涯及其他	
………包子衍 许豪烟 袁绍发	687
“毋骄毋谄少盲从”——记征农同志	方 尼 714

第一部分

学习与思考

《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运动》编后记^{〔注〕}

这里共收集了二十一篇关于思想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代表了文化界的各派人物，他们的意见，自然不会一致，但他们却也有着共同点：他们都感到目前有来一次新思想运动之必要，而这一新思想运动，却以全民族的统一救亡运动为枢纽。这正充分表现了这一运动的精神，如果读者能够把这些文章对比地细读一遍，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运动，其意义何在，怎样开展，以及向着哪一条路走，是一定可以获得初步的了解的。

关于这次思想运动的开展，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描出了一个显明的轮廓，赋予了具体的内容，但我感到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释得清楚，甚至为我们所忽视了。

谁都知道，思想是植根于阶级生活上的。某种思想，即是某一阶级的人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从他们自己的观察体验和判断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阶级的社会，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就横的方面说。如果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某一社会，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但在这些不同的思想中，必然有一种主导的思想存在。它是思想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建立新的，扬弃旧的，于是才产生了所谓思想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为主导来击破封建贵族的绝对主义的。近代的思想运动，却又是以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为主导，来击破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论的。十六世纪与近代不同。十六世纪阶级的对立没有近代来得明显和复杂，在反封建的意义上，那时的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以及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还有着共同的要求，所

以能够站在同一战线上，然而，它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为主导，却是无疑问的。

问题就在这里，试问我们现在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以什么为动力来进行这一思想运动呢？

我们是不曾回答清楚的。

有的是这样回答：我们用不着什么主导，我们让各种思想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这实在值得大家重新考虑。自由主义，实际上在资产阶级还是处于进步阶段时，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主导，它是反封建思想的主要武器，不过到了资本主义达到了独占的阶段，它自身也就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了。显然的，现在大家的解释是与这不同的。大家都还明白，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却不能作为主导的力量，自由主义，也当然不能领导中国的思想运动，虽然它还是封建思想的反对物。现在大家所提出的自由，是解作自生自灭，无所谓主导。运动是有向前推进的意思，是要用说服的方法引导大多数人依照我们提出的中心原则去看，去做，去判断。自生自灭，怎样形成一种运动呢？这就难怪使人怀疑，我们的思想运动只是在用手段，而我们提出的反迷信、反独断、反盲从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暧昧的概念了。

必然的，现阶段的思想运动，既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产生的，是植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上的，它也一定有一个主导力量，就是说，必定有一种什么思想来作为这一运动的动力。

为了说得更具体，更明白，我们最好拿目前的政治运动来说。目前的政治运动，无问题的是在抗日救亡总目标下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原则的各阶级的大联合。这种联合当然不是由于某人的良心发现，或是某党某派的别有用心，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有产者需要抗日救亡，小市民需要抗日救亡，劳动大众更是以抗日救亡为它当前的基本任务。于是他们有联合的可能，也就联

合起来了。这不是重走旧路，或者说是补走过去没有走的路，这是中华民族解放走上彻底胜利的前途的必由之路；是前进，并不是后退。现在的大联合，与辛亥革命和北伐时代的联合不同。辛亥革命是以推倒清朝为目标，以具有进步的民族思想的士大夫为主导的联合，北伐时代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为目标，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联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下，前者只算冲破一道围墙，后者算是打开了前门，而现在却是以劳苦大众为前卫的，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现在的联合，是更坚固、更彻底、更富有斗争性的。联合不是混合，不是同一，如果借用哲学上的术语，可叫做对立的统一，从对立中求得联合这才不抽象，才有推进作用。无主导的混合，那就成为乌合之众了。所以，现在的大联合，是以抗日反汉奸为目标，以民主主义为原则，而以劳苦大众为主导的联合，这是真理，也是事实。抗日反汉奸是反帝反封建的更具体化，民主主义不仅是劳苦大众的要求，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而要以劳苦大众为主导，欧美也许无先例，但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特殊性必然形成的特殊结果。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决不是也不可能走上欧美资本主义的前途，也是极其明白不过的事。

政治上是如此，思想上呢？在这里，我想先提一提思想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次思想论战中，展开这样一种争论：即思想运动应该超越政治运动之先或者应该配合政治运动的争论。我以为，问题的这样提出，是不妥当的，没有触到问题的本质。思想运动的发生，有时在政治斗争展开之先，有时又落后的原因，本书第一篇已经约略论到了，我不多说。我要说的是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在什么地方？它们的内容和表现的方式又是怎样的不同？我们的先哲曾指出过：社会斗争形态有三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以政治斗争为枢纽。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一，这三种斗争形态，是同根生出来的，同是某一社会生活矛盾的具体的反